

174597

藏館本基

演員小畫書



# 別爾涅斯

何特穆斯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86854  
6213

174597

演员小丛书

别 尔 涅 斯

(苏联) E·汉特洛斯著

瀚 波 譯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8·北京

別 尔 涅 斯  
(苏联) E·汉特洛斯著  
瀚 波譯

\*

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1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9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片 787×1092公準  $\frac{1}{32}$  · 印張  $2\frac{1}{8}$  · 頁數 1 · 字數 49,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制

印數1-14000册 定價7.22元

統一書號 8001·347

Е. ХАНДРОС

М. Н. БЕРНЕС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5.

### 內容說明

列爾涅斯是最受歡迎的蘇聯優秀電影演員之一。他的創作富于抒情性和戲劇性，善于扮演配角。他扮演的角色在影片中往往出現不務，但卻非常動人，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帶槍的人”、“兩個士兵”、“第三次打擊”、“偉大的轉折”、“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和“給我勇敢精神”等影片中，成功地創造了蘇維埃戰士和工人形象。“偉大的轉折”中的司機米努特卡演得特別成功，令人歷久難忘。由於創造了出色的普通人形象，別爾涅斯獲得了榮譽勳章。

本書着重分析列爾涅斯最成功的幾個配角，系統介紹他二十年來創造配角的經驗，并具體說明了配角在蘇聯電影中占居重要地位，好的配角能起巨大的教育作用。



\* 带毡的人 \*



\* 像克蘭詩人舍甫琴柯 \*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培养勇敢精神·

演員的創作个性，不仅是指表演手法和艺术趣味的特点，而且也指独特的艺术气質。即使是一个真正的演員，即使他在自己的表演中总是力求極其真实和深刻地表現人的内心世界，而且只有充分完成了这个任务时才感到滿意——即使是这种演員，恐怕也不是任何一个角色都能同样吸引他的。每一个演員，不論他具有多大的艺术再体现的才能，也总是比較接近于具有某种气質的形象；不管他的戏路多广，他塑造得最为突出而鮮明的通常也正是这类形象。正因为如此，当演員在創作中获得和自己最相近的、最使自己激动的題材时，他就往往會找到特別新颖的色彩，会特別富于灵感地进行創作。

演員M·H·別爾涅斯在从事电影工作三十年間所創造的那些最好的电影形象，大多数是普通的苏維埃人、平凡而勇敢的祖国保卫者、誠实和忘我的劳动者的形象。他鮮明而真實地描繪了这样一些人物的肖像：年輕的革命战士郭斯嘉·日古烈夫（“帶槍的人”），堅毅的飞行员謝爾蓋依·柯茹哈羅夫（“外古札”），在艰苦的保卫战中坚守列宁格勒的勇敢的机枪手阿爾卡其·邱宾（“兩個战士”），在斯大林格勒近郊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前線司机米努特卡（“偉大的轉折”），經历过战斗的“格考驗的、不屈不撓而严肃的黑海水兵齊海士（“第三次打击”），热情的建設者烏馬拉·馬戈美特（“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还有坚强的布尔什維克、国内战争的游击队邱蒲克，他为了未来的“光輝的社会主义王国”，在白匪的枪聲下壯烈牺牲。

虽然其中每一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但是他们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具有高度的觉悟和先进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苏维埃人，都是忠于自己作为公民和军人的职责的爱国者。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鲜明的目的性和生活的积极性：他们都是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充满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动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别尔涅斯的这些普通人物，由于把自己的活动跟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和利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重大的生活意义。

别尔涅斯一向着重表明这种联系。因此，即使他所扮演的并不是主要角色，而且也不是处在影片所表现的事件的中心，观众仍然会感觉到这种角色所包含的巨大思想意义。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一贯揭示出苏联正面人物的重要特征。

尽管他所扮演的一些角色有许多互相接近之处，但是在所塑造的每一个新的形象中，观众都会看到独特的色彩。

别尔涅斯的才能的特点是质朴自然、深厚的人情味、柔和的抒情和美妙的幽默。但是他在赋予人物以这些决定外部和内部面貌的特征时，不仅力图使这些人物与其他演员所创造的同类人物形象有别，而且使自己所创造的这类人物彼此也不相似。他所扮演的角色总是个性极其鲜明的。

这位演员很细致地展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每一次都找到新的特征，线条和细节，来描绘人物的特点，他很注意每个形象的个性特征。

他害怕“轻飘飘”的角色，经过粉饰的“一般”的正面人物。在这里，冷冰冰的公式代替了活人的形象，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一堆抽象的完美品质代替了真实的性格。

假如一个角色在剧本中写得苍白无力，假如在角色中感觉不到生活的搏斗，那末演员不管怎样有天才，通常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成绩。如果角色具有完善的剧作基础，别尔涅斯表演的

具体性和“浮雕性”便会扩大形象的范围，造成广阔的远景，因此观众往往很容易想像出人物的命运。

每一个新的角色都展示出别尔涅斯才能的某些新的方面，有时是料想不到的方面。这特别表现在别尔涅斯最近的创作上，在这里他越来越远离早期创造的为观众所看惯了的银幕形象。这位演员的戏路显著地扩大了。他的技巧日益严谨、确切和精炼。他善于自然地生活于形象之中、善于找到简洁和富于表现力的手段去展示形象，因此获得了许多重大的创作成就，虽然有时他也会碰到写得不好的剧本材料。

别尔涅斯怀着深厚的同情去刻画普通苏维埃人的形象。他热爱自己的主人公、自己的同时代人和同胞。他们崇高的道德品质对他这样一个苏联公民、共产党员和爱国者是很亲切的。在他的创作中，通过鲜明的性格特征、独特色彩和真实可信的日常生活，往往显露出亲切的抒情色彩，这使他以热情的富于诗意的态度对待主人公，使他的艺术充满愉快乐观的情绪，使他与千百万观众能够亲切地相互了解。

\* \* \*

别尔涅斯不是一下子就轻易获得创作成就和广泛声誉的。从开始演员生活起，他便一直进行着紧张的劳动，顽强的学习和毫不间断的自我修养。1938年，这个青年演员在影片“带枪的人”中扮演郭斯嘉·日吉烈夫时，仿佛第一次真正发现了自己的艺术才能，虽然那时他已经不是真正“渐进的”演员，他已经有了一定的业务经验——他在戏剧和电影中已经踏踏实实地一连工作了十年。

别尔涅斯很早就喜爱戏剧，这种爱好促使他一放学就常去参加舞台演出。他还是一个孩子，就做过哈尔科夫剧院的跑龙套，在歌剧、小歌剧和悲剧中扮演过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认真地看待自己的这些没有台词的“角色”，无论在“叶甫盖

尼·奧涅金”中扮演舞会上和达吉雅娜交谈的西班牙大使，还是在“肥缺”中扮演微带醉意的官僚，他总是力图把角色演得更好、更有趣、更真实。对他来说，每次上台都是一件大事。他觉得在演员业务中，最要紧的是强烈的激动和责任感。

十七岁的少年别尔涅斯来到了莫斯科，他一心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后来他在小剧院、柯尔沙剧院和革命剧院工作了几年，实际上是在学习和领会舞台艺术的基础。每天在这些阵容坚强的剧场中工作，就是很好的学习。和他一起演出的有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的杰出大师，如M·伯留明达尔一达马琳娜、C·库兹涅茨夫、H·拉金，他们把自己全部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才能都献给了年轻的苏联戏剧。跟他一起演出的，还有较年长的一代人，苏联舞台的天才大师，如B·巴盛娜娅、E·迈仁斯基、M·史特拉乌赫、M·阿斯坦果夫、U·奥尔洛夫。顽强地进行创作和探索，高度的创作纪律性，以及对自己事业的责任心——这一切所造成的气氛围绕着这位新进的演员，给予他良好的影响。因此，他在剧院里的那些日子并没有白白过去，他在那学会了怎样进行工作。

这个青年演员很快就在古典和苏联的舞台剧中扮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即使在他获得了一些公认的成就以后，他的真正的创作面貌还是没有显露出来。这也可能是因为导演一味利用他那独特的喜剧才能，而没有看出他的才能中非常抒情的一面。他常常扮演一些反面人物：他在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也还是扮演一些反面人物。他曾参加影片“囚犯”的试镜头，试演坏蛋列列特，后来导演C·尤特凯维奇让他在影片“矿工”（1937年）中扮演破坏分子克拉索夫斯基一角。

别尔涅斯象他那一代的其他许多演员那样，是在电影已经稳固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并日益大胆地反映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时，才开始从事电影工作的。现代题材

进入了电影艺术，使苏联观众对电影艺术日益感到亲切和需要。来自人民的新人的形象，在电影中牢固地占据中心的地位。整整一代的电影演员和这些人物一起受到教育、一起成长起来。观众看到别尔涅斯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也是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而迫切的题材——描写顿巴斯生产革新运动的开端的。参加拍摄这部影片的摄制组人员来到了事件发生的地方——高洛夫。这个青年演员和工人接触，下坑道，亲身感觉到了周围建设工程的活跃气氛、日常劳动的英雄气概，亲自看到了周围的普通劳动者。看到了这一切，他就产生了一个热切的愿望，要用艺术语言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然而，他扮演的角色所要表现的，实质上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塑造生性恶毒、道德败坏、精神堕落的敌人形象时，他没有感到创作上的真正迷惑和激动。在导演的细心指导下，他工作得很努力，终于根据剧本中写得苍白无力的一个小角色，创造出了多少是完整的形象。别尔涅斯在电影中的最初尝试仅能令人满意而已，成材不大。这个角色既没有得到观众的赞扬，也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创作喜悦，尽管成为电影演员是他期待已久的宿愿。

1937年到了。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在戏剧和电影界，我们都在忙于创作关于十月革命、关于起义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并获得胜利的作品，我们是在充满着热情、兴奋和创作激动的气氛中处理苏联人民所珍视的这些题材的。每个演员都想在这项工作中献出自己的才能和技巧。这种气氛也笼罩了导演尤特凯维奇的摄制组，当时他正根据包哥廷的文学剧本拍摄影片“带枪的人”。

在这个摄制组里工作，成为别尔涅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他最初接到的任务是非常简单的：他要参加斯莫尔尼宫前的群众场面，扮演一个将要出发到前线去的赤卫军战士。角色的台词一共只有几句，但别尔涅斯热情地工作着，这不仅因为他

惯于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创作任务，而且因为他看出，这个出发到前线去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青年赤卫军战士，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人物。

影片中这个刻画了一切性格特征的生动形象，不是把文学剧本中的角色硬搬到影片中去的结果。别尔涅斯为了创造这个形象，进行了长久的顽强劳动，其中有过许多探索和发现，有失败也有成功。别尔涅斯对作者思想的理解，他的表演才能的特点，不能不反映在他所创造的形象中。对于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往往比剧作家看得“更远”。如果他的这种创作想像符合角色的总意图，如果演员能找到有说服力的手段，去表现创作直觉向他暗示出来的新东西，那末在观众面前便会出现较深刻而真实的人物形象。

在研究这个人物所处的英雄时代时，别尔涅斯在革命博物馆里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不由得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一群彼得格勒赤卫军战士中间，站着一个年纪还很小的头髮蓬松的小伙子，武器挂在身上和他的头齐高。小伙子充满了乐观情绪和青年的朝气，这些启发了他的想像。他不禁引起了許多联想：保尔·柯察金，富尔曼諾夫和法捷耶夫小说中的主人公、描写国内战争的影片中的人物，还有斯切潘·库兹涅佐夫在“柳波甫·雅罗娃娅”一剧中所扮演的施万佳一角。参加这出戏的群众场面的别尔涅斯，曾在小剧院后台多次看过这个角色。于是别尔涅斯的这个形象活起来了，具体化了。他逐渐想出了这个角色当时参加历史事件的一些新插曲。这个角色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崭新的角色，他力图充分地把它体现在影片中。

别尔涅斯从细致地再现赤卫军战士的外貌入手。他身穿水手汗衫、皮上衣和宽脚裤，交叉地缠着机枪子弹带，腰间插了毛瑟枪和许多手榴弹，肩上背了一支步枪。他带的武器并不

一个人所需要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小伙子精力过人，可以完成许多任务。他手上戴了一付奇怪的露出手指的毛线手套，就象电车售票员冬天所戴的那样。头上戴了一顶皮帽。别尔涅斯甚至染了自己的黑头发，这样拍下来能把淘气的眼睛衬托得更明亮，他那近乎白色的一撮头发从歪戴着的皮帽下不服贴地突现出来。

这个角色的外表富于表现力，使导演很满意，于是导演决定把这个角色加以扩大。导演这样决定，当然不仅因为他看到了色彩鲜明的独特外形，而且因为他透过外形而看出更重要的东西——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他符合于那个时代，符合于影片对那个时代的富于诗意和抒情味的描写。虽然这个人物还没有名字，但这个年青的革命战士，这个像当时的生活那样热烈而又纯真的战士，却坚决要求出现在影片之中，它很自然地在影片的许多普通人形象中占居了一席之地。这个角色终于成为了影片主要角色——队长奇皮索夫（普柳洛夫工厂的工人）的勤务员。这么一来，这个青年赤卫军战士就有机会参加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尽管他没有台词，而且处在后景之中。这位青年演员十分自然地生活在形象之中，努力使形象日臻完善，结果这个几乎没有台词的角色也逐渐发展起来了。

很多东西是在排演时，甚至直接在摄影现场中才产生的。别尔涅斯找到了一切新的典型特征和细节：步态、笑声、坦率而轻快的微笑、闪现出俏皮的冷笑的眼睛。这个一闪而过的沉默无言的角色，经过别尔涅斯的出色表演而成为合情合理的必不可少的人物了。他的角色的性格日益具体化了，它要求说话，要求行动，而作家和导演也就在工作过程中把这些逐渐增添进去。

有一次，别尔涅斯在道具中找到了一个手风琴，它很适合于角色的性格，于是他看出这个角色需要唱歌。导演同意这样

做，接着便匆忙地找寻当时的有趣歌曲。彼得格勒的老工人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歌曲給別尔涅斯听，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歌曲一首也不合用。第二导演II·阿尔曼德就亲自写了一首歌曲，旋律写得非常成功，竟使影片的作曲蕭斯塔闕維奇在已写好的影片音乐中采用了这首歌的主题。序曲就是从这个主题开始的。赤卫军战士和士兵的队伍也是唱着这首歌走上前線的。它听起来仿佛在哀悼牺牲了的革命战士。这支歌有点大真的味道，时而柔情，时而充满战斗气息，时而愉快，时而悲伤，成为影片中不可缺少的细节，正如马克辛三部曲中的歌曲“蔚蓝色的球兒”那样，观众看了影片很久以后，也許会忘記了这个角色的姓名，但却記住了他的歌曲：

城市上籠罩着烏云，  
暴風雨就要來臨，  
在那遙遠的那伐爾关卡外面，  
走着一个年輕的人。

道路呀，你如此遙远……

在別尔涅斯所創造的这第一个优秀的电影人物里，有許多地方，例如成功地找到的外形、动人的歌曲、个别的細节、小場面和細微特征等，乍看起来仿佛是偶然发现的，其实都是別尔涅斯頑強地努力塑造自己所热爱的角色的結果。別尔涅斯的这个扮演工作第一次展示了最接近于他的天賦資質的主題：質朴而又勇敢的战士、爱国者、祖国的保卫者、十月革命培育出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人物，长久以来成为他創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人公。

……在普梯洛夫工厂委员会，一群赤卫軍战士正在休息，准备升往前线，其中坐着一个身穿水兵汗衫的白头髮的小长

子。他正在擦步枪，同时还在枪上涂油，准备明天的战斗。小伙子一边用手灵活而熟练地干着这个惯常的工作，一边顽皮地尽情歌唱起来。在别尔涅斯这首使观众难忘的歌曲里，表现出他才情中独特的一面——音乐性。他唱得很轻快，很真挚，这不是单纯的歌唱，而是一个表演元素，是帮助塑造形象的鲜明色彩。歌曲不但与情绪相关，而且与人物性格相关。郭斯嘉·日古烈夫、谢尔盖依·柯茹哈罗夫、阿尔卡其·邵宾以及柯沙列夫大尉都唱得不一样。就是在同一部影片中，同一个人物每次也唱得不一样。郭斯嘉第一次唱歌，在周围造成了一种信任和友好的恳切气氛，仿佛温暖了冷得发抖而又受了责备的沙德林的心。

在影片结尾，当郭斯嘉的战友士兵叶甫杜兴柯（B·契尔柯夫扮演）躺在他手臂中将要死去的时候，这个赤卫军战士俯视着战友，答应他的最后要求，再一次唱起了自己的歌子。

黑暗的势力在骚动，  
迎面吹打着暴雨狂风，  
工人战士的队伍，  
正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这一回他唱得和以前不同。郭斯嘉咽着眼泪，好不容易才轻轻地唱起来。他整个人好像阴暗起来、消瘦了，孩子气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皱纹。在他的眼光和声调里，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角色内心引起的变化。他成长了，严肃起来了。这种也许是第一次感受到的悲痛，使他得到锻炼，成熟起来了。不仅在战斗中，而且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中，锻炼了革命战士的性格。叶甫杜兴柯想到自己没能见一见列宁，感到很惋惜，而倚在他身上的郭斯嘉则仿佛向他起誓，决不投降，继续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別爾涅斯根据形象的思想，根据充滿了国内战争的重，事件的革命現象，表現出柔和的性情与对敌人的强烈憎恨、少年的頑皮与自觉的勇敢、充沛的精力与战士的紀律性，如何在这个角色身上自然地溶成一体。

紅軍部队排列在斯莫尔尼宮前，整裝待命。黑夜。从窗里透出来的光綫照亮了台阶，斯大林同志穿着灰大衣，扣紧了鉗扣，站在台阶上送別战士們。郭斯嘉全副武装，站在他旁向。斯大林同志微笑地望着他說：“真是节儉的人。”郭斯嘉的微笑露出了少年大的質朴天真，但在他的几句簡短的答話中，却充滿了自豪感。他說：“我是普梯洛夫工厂的，”“打过冬宮，”“子彈够打克倫斯基的！”他，普通的少年工人郭斯嘉·日吉烈夫，是一个决心捍卫革命到底的勇敢自觉的革命战士。在下一个镜头里，当队伍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城市时，郭斯嘉走在第一排，他豪放地拉着手风琴，高唱起来。这支歌曲表达了军队的情绪，战士們接着唱下去，发出了号召性的有力声音，好像是战曲进行曲。

影片是在沙皇村，在赤卫軍和革命士兵与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的匪賊进行历史性战斗的地点拍摄的。当圍滿了子彈帶的郭斯嘉醉醺醺地跑过沙皇行宮的大理石走廊时，觀众仿佛看到这个主人公在晚胜利地走过冬宮的大厅似的……。郭斯嘉的手紧握着步枪，眼睛注视着四周。他拿着一颗手榴彈，敏捷得像蜥蜴似的，迅速往前爬，不惜任何牺牲，竭力阻挡住敌人的铁甲列车。他用戴着乘務員手套的那只手迅速拉出手榴彈的环子，怒气冲冲地眯缝着眼睛，紧咬着牙关开动机枪。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臉上流露出了对革命敌人的仇恨。

他总想长得比实际年紀大一些，例如沙德林用一句話刺了他一下：“是近卫軍，可沒鬍子。”他就很窘地搖搖头，摸摸自己面部上没有长出来的鬍子；后来沙德林沒有留下他来代

替自己当指挥官，实在使他懊恼；他是怎么热切地急于要投入战斗——在所有这些行动里，都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活力。

……郭斯嘉走进西比尔采夫的私邸，警惕地注视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他细看一个穿着古罗马衣服的雕像，怀着戒心，有点疑虑，可也不由得起了敬意。

在前线上，他以主人翁的态度环视着不知怎的停止了射击的炮兵连。他以好奇的灵活的眼睛注视着这个世界，周围没有一件事让他不关心，他什么都管。别尔涅斯所创造的形象散发出了纯真奋发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

在周围发生的事件中，郭斯嘉总觉得自己出力太少，他的年青的生命时刻要求积极行动，做出有益的事，他不断给自己找寻“战斗任务”。年青演员也有这个愿望。他接到这个规模不大而在文学剧本中也还没有孕育成熟的角色，感到很偏僻。他用尽全力又扩大这个角色，在摄影机前，他每秒钟都显得非常生动有力。因此他的表演也就显得那么丰富多采。

这部电影中的演员阵容很强，别尔涅斯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演员参加摄制组的。他担负了较简单的演员任务，但却显示出真正的工作能力，发挥了创作虚构和想像，而且善于有机地生活在形象之中，创造出了生动真实的性格。在革命胜利初期的一片欢乐声中，响起了别尔涅斯的嘹亮爽朗的嗓音。苏联观众记住了而且热爱着这个赤卫军战士。这个角色确定了别尔涅斯作为一个电影演员的地位，并且获得了政府的高度评价。由于扮演这个角色，他荣获“荣誉”勋章。

别尔涅斯以后在电影中的创作，主要是一些正面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属于更年青的一代，他们接替像郭斯嘉、日吉烈夫那样的在战斗中保卫过革命生活的人。这些人对世界的看法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就使别尔涅斯有可能赋予自己的人物以某些共同的品质，别尔涅斯的天才适于表现人物的优良品质，他